基于“形气神”一体同调论治男性不育症

郭俊，晏斌，刘胜京，赵明，王福，郭军*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北京 100091）

摘要 “形气神”一体同调是中医学“整体观”的体现，指导医者分别从形质、气化、神机三方面去诊治疾病。男性不育症的发病往往存在“形气神”三者失衡。男性不育症患者的“形气神”失调与肾精化生不足、脾气运化不健、脑心神明不彰三者密切相关，治疗男性不育症当以“肾、脾、脑与心”为切入点实现“形气神”一体同调。补肾填精当阴中有阳，常用熟地黄－山萸肉－肉桂；亦当补中有泻，常用枸杞子－五味子－车前子。健脾益气当虚则补之，以人参－黄芪－白术培补脾气；亦需使气机升降相因，配伍柴胡－升麻－枳实。脑心同调当针药并用，石菖蒲－贯叶金丝桃－珍珠母－远志共奏安神之效，神庭－百会－四神聪以调脑神，内关－神门－四关安心神，并嘱患者持满御神，关注患者精神心理状态。该文介绍了本团队基于“形气神”一体同调理论治疗男性不育症的诊疗思路，以期为男性生殖健康的全面管理提供新思路。

关键词 形气神；男性不育症；整体观念；生殖健康；针药结合
中图分类号：R256.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392(2025)07－0005－05
DOI：10.19664/j.cnki.1002－2392.250132

男性不育症是指夫妇双方规律性生活一年以上，未采取避孕措施，由于男方因素导致女方不孕的疾病[1]。不孕不育影响全球 8% ~12% 的夫妇，其中男性因素约占 50%，是不孕不育的主要原因或促成因素[2]。目前，男性不育症的诊疗不能仅依赖单一学科，需要男科、生殖医学科、泌尿外科、精神心理科等在内的多学科联合干预与管理才能进一步准确、全面地评估病情[1]。中医药治疗男性不育症的思路基于整体观念的辨证论治，整体上分别从形、气、神三方面诊断患者结构、功能以及精神状态的异常，并且根据患者自身情况有所侧重。“形气神”一体同调理论有助于提升中医药在男性不育症诊疗中的应用水平，也为西医学多学科诊疗男性不育症提供新的视角和方案。

1 中医对“形气神”理论的认识

《淮南子·原道训》曰：“夫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元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则三者伤矣。”该篇是历史上最早从“形气神”三方面论述生命组成的条文。该条文解释了“形气神”的内涵、在生命活动中的作用以及三者之间的联系。“形气神”是构成人体生命的三大重要组成部分，形质是生命存在的物质基础，具有客观性与物质性；气化是生命活动的原动力，具有抽象性与功能性；神机是影响人体生理活动的关键，并会反向影响人体的形质与气化。三者相互协同，相互制约，三者之间若有任一“不足”或“过度”，皆可互相影响，损害人体生命健康。

《素问·六微旨大论》曰：“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故器者生化之宇，器散则分之，生化息矣。故曰无形无患，此之谓也。”形即为“器”，于内包括了人体的五脏六腑、经络、气血精津液等，于外则包含人体的躯干、肢节。形是一切生命活动的载体，是新陈代谢的物质基础[3]。《素问·六微旨大论》曰：“无形无患”，表明人体的气化功能以及神志活动依赖于形质，气散则形散质害而不得生化。气化是维持人体生长化收藏等生命活动的动力。依据功能，气有元气、卫气、宗气、营气之分；依据部位，则有肝气、心气、脾气、肺气、肾气之别。气无处不在，通过运动产生差异化的功能以维持人体脏腑经络的生理状态。《素问·五常政大论》曰：“根于外者，命曰气立，气止则化绝。”气化代表着人与自然的能量互动，气不得升降则气立孤危，气止则人体生化绝灭。《灵枢·寿夭刚柔》曰：“形与气相任则寿，不相任则夭”，故形气相任是人体健康长寿的必要条件。神机是人体精神意识思维活动的基础，代表人体内部及人与自然界的信息传递。

收稿日期：2024－06－04 **修回日期**：2024－11－22
基金项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高水平中医药重点学科建设项目（zyyzdxk－2023238）；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82104674）
作者简介：郭俊（1995－），男，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西医结合治疗男科疾病。
*通信作者：郭军（1965－），男，硕士，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西结合男科疾病的诊治。

神有先天元神与后天识神之别。元神为人体神志活动的元动力,禀受先天精气而生,为生命之本。识神是在后天大脑中形成的可以控制生命体行为的意识体。二者协调共同影响人体的生理活动与情绪。《素问·五常政大论》曰:“根于中者,命曰神机,神去则机息。”神机影响气机生化,神光不守则气乱,神光散去则气灭。《淮南子·原道训》曰:“神者,生之制也。”《素问·五常政大论》曰:“神去则机息”。《灵枢·天年》曰:“失神者死,得神者生。”表明神对于人体生命活动具有主导制约作用,是生命生长化收藏的关键。

2 形气神失调与男性不育症的关系

“形气神”可分别代表人体的结构、功能以及精神状态[4],而男性不育症往往与这三者失衡有关。形之不足,可见发白、塌腰、身重等,是肾精化生不足的外在表现,亦可出现少精子症、畸形精子症等微观表现[5];元气亏虚,气血生化乏源,运行不畅,可见乏力困顿、精子活力不足,是脾气运化不健之象[6];心神不守,脑神不安,亦会影响气血生成与运行,甚至出现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从而影响性功能及精液质量。因此,男性不育症的治疗可从“形气神”三方面综合考虑,既关注整体形质,又考虑气血化生与运行,同时重视精神情志状态,以实现“形气神”的和谐统一,提高男性生育力。此为中医整体观念在男性不育症治疗中的体现。

2.1 形质损乃因肾精化生不足

男性不育症患者往往伴随一系列广义上的“形质”变化,《素问·上古天真论》曰:“五八,肾气衰……筋骨解堕天癸尽矣。故发鬓白,身体重,行步不正,而无子。”根据《素问》中的论述可知,男子五八之前,筋骨盛,肌肉壮,发生齿长;五八后则逐渐出现发白、身重、行步不正等表现,最终形坏而无子。形坏无子乃肾精化生不足之外相。肾藏精,主骨,为腰之府。肾精是维持人体骨密度、肌肉量以及运动能力的关键[7]。形体异常与男性不育症未表现出直接相关性,但可作为男性不育症的未病表征。

男性不育症亦会伴随狭义上的“形质”变化,主要指精子数量与形态的异常。肾主生殖,若肾精不足则生殖之精化生减少,出现少精之症;阳化气,阴成形,精子形态与肾精关系密切,精子化生受肾精滋养,若肾精不足则影响精子形态,出现畸精之症。

2.2 元气耗乃由脾气运化不健

《素问·举痛论》言:“百病生于气也”,提示气机失调是疾病发生的基本病机[8]。《素问·上古天真论》中论述有子的必要条件为“精气溢泻”,气当满而泄,若气不足,则男子阴茎勃起无力,精子活力减退,故而无子。元气乃人体之根本,为生命活动所依赖的原动力。元气源于肾中藏纳的先天之精,更依赖后天脾胃运化的水谷精微的滋养。《素问·经脉别论》曰:“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素问·奇病论》曰:“五味入口,藏于胃,脾为之行其精气。”后天水谷精微由胃所容纳,经脾运而化之以充养肾精与元气。《脾胃论·脾胃虚实传变论》曰:“脾胃之气既伤,而元气亦不能充,而诸病之所由生也。”李东垣认为元气即脾胃之气,脾气健运,元气充于内,可改善人体气化功能,增强人体新陈代谢,亦可提升男性生育能力。若脾气运化无权,则精室气血亏耗,影响精子成熟与获能[9]。

2.3 神机乱乃源脑心神明不彰

《医学衷中参西录》谓:“人之元神在脑,识神在心,心脑息息相通,其神明自湛然长醒。”脑主元神,心主识神,两者功能的正常发挥与人体的精神、心理健康密切相关。脑为元神之府,心为元神之舍,脑心通过血脉相联,共主神明[10]。《类经·脉色类》曰:“神即生化之理,不息之机也。”神志是人体生命活动、脏腑功能以及气血运化的主宰[11]。男性不育症的发生发展与男性精神、心理状态往往互为因果。研究表明,心理压力与精液参数之间存在反比关系[12]。下丘脑的脑室旁核(PVN)调节应激反应并激活交感神经-肾上腺系统(SAS)、下丘脑-垂体-性腺(HPG)轴和下丘脑-垂体-肾上腺(HPA)轴,HPG 轴和 HPA 轴的激活导致睾丸中睾酮水平下降,影响 Sertoli 细胞的发生以及血睾屏障的功能[13]。男性不育症亦会引起男性精神、心理障碍,导致患者出现不同程度的负面情绪[14],患者易感到疲乏、愤怒,对外界刺激过于敏感[15]。男性不育症的治疗当脑心同调,改善患者的精神、心理状态。

3 形气神同调治疗男性不育症的诊疗思路

男性不育症患者的症状常涉及形、气、神三方面,往往互为因果,共同影响男性不育症的发生发展及预后。基于“形气神”一体同调理论,本团队认为男性不育症的病位主要在肾,涉及脾胃、脑与心,故分别从形、气、神三方面将男性不育症的主要病机概括为肾精亏虚、脾运不健、脑心神明不彰。郭军教授认为本病的核心病机为肾精亏虚,脾运不健是男性不育症的重要环节,脑心神明不彰是影响男性不育症的重要因素。治疗上以补肾填精为核心原则,提升男性生精能力,改善生精微环境;健脾益气使元气布散,肾精化生有源;脑心同调使心神得安,脑神得清,利于患者治疗。

3.1 却老全形需补肾填精

《素问·金匮真言论》曰:“夫精者,身之本也。”身体机能的维持不离肾中之精,其可滋养五脏六腑,亦影响男性生育能力。《素问·上古天真论》载:“夫道者能却老而全形,身年虽寿,能生子也”,可见却老全形、寿而有子的关键在于肾精化生充足。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曰:“精血皆有形”。精血同源,可知形由精充,当补精以养形。《景岳全书·脾胃》曰:“人之始生,本乎精血之原……非精血,无以立形体之基。”精血同源,故张景岳提出“填精治形”“填精完形”之法。由此可知补肾填精是却老全形,改善男性生育力的核心治法。本团队认为男性不育症补肾填精当以和为法,以平为期,少火生气以达“缓则补之”之效。因此,处方配伍当注意阴中有阳、补中有泻。

由于大队补肾填精之品滋腻过甚,有碍脾胃运化,易使中焦脾胃升降失职而运化无权,故需少佐温阳之品,使阴得阳助而生化无穷,本团队常用配伍为熟地黄-山萸肉-肉桂。《本草新编》言熟地黄“味甘,性温。入肝、肾经”,《本草纲目》言其“填骨髓,长肌肉,生精血,补五脏内伤不足……男子五劳七伤……胎产百病”,熟地黄为补肾填精之圣品。山萸肉味酸性温,入肝、肾经,《医学衷中参西录》曰:“凡肝肾不足,精气失藏,或滑脱不禁之证”皆可用之。本团队用山萸肉 15 g 起,若患者形体虚弱、遗精盗汗、小便频数、大便质稀、恶寒怕冷,至多可予 30 g,以收敛固摄。肉桂辛甘,大热,可补火助阳,引火归源,与熟地黄、山萸肉相伍,达阴中求阳之用,且由于男性精子生成周期为 3 个月,故男性不育症的治疗当缓缓补之,不可求之速效,遂肉桂常用 3 g,少少予之,如此方可使补肾之品得以运化,以达少火生气之效。

补肾之时,切记当补中有泄,以避免相火妄动而频繁泄精,使肾精不得封藏。《寿世保元》载:“欲而强,元精去,元神离,元气散。戒之”。大队补肾填精之品应用后肾精得充,相火妄动,性欲提升,若频繁泄精则适得其反。本团队常用配伍为枸杞子-五味子-车前子。该思路取五子衍宗丸之义,既补肾精,又泄相火。《本草纲目》载枸杞子“甘平而润,性滋补……能补肾、润肺、生精、益气,此乃平补之药”,枸杞子是补肾填精之佳品。研究发现,枸杞子可抗氧化应激和清除自由基,利于精子获能,抑制生精细胞凋亡,调节性激素平衡[16]。五味子味酸性温,有滋肾涩精之用,与枸杞子相伍,可助其补肾填精之用,且由于五味子味酸,故仅予 3 g,不可过而用之。车前子甘寒,可入肾经与膀胱经,《本草经集注》言其“主虚劳”,《名医别录》曰:“强阴,益精,令人有子。”车前子虽有补肾之效,但与枸杞子、五味子相伍,实则取其通利之用,以泄相火,避免患者在肾精渐足,性欲改善之时相火妄动,频繁泄精,达到“以泄代补”之用。

3.2 培土养元当健脾益气

张景岳认为治病先治气,《景岳全书·传忠录》载:“所以病之生也,不离乎气,而医之治病,也亦不离乎气”。《脾胃论·脾胃虚实传变论》云:“脾胃之气无所伤,而后能滋养元气……人以胃土为本。”李东垣认为滋养人体元气当从脾胃入手,脾胃乃人体后天之本。《内外伤辨惑论·辨阴证阳证》亦云:“胃气不升,元气不生。”培土养元当健脾,而健脾既要补脾又要运脾。《寿世保元·脾胃论》言:“至哉坤元,万物滋生。人之一元,三焦之气。五脏六腑之脉,统宗于胃,故人以胃气为本也。凡善调脾胃者,当惜其气。气健则升降不失其度,气弱则稽滞矣。”该条文强调了补气当从脾胃入手,脾胃为气机升降之枢纽,故当调整气之升降出入使脾胃之气得以运化。另外,《内外伤辨惑论·辨阴证阳证》云:“脾胃有伤,则中气不足,中气不足,则五脏六腑阳气皆绝于外”,气为人体运动之原动力,元气亏虚则运化无力。故本团队基于培土养元的思路,处方配伍应考虑虚则补之、升降相因。

脾胃虚当培土养元,本团队常用配伍为人参-黄芪-白术。人参甘,微温,为补气强身之品,乃大补元气之要药,本团队常用剂量为 6~10 g。《本草纲目》言其“可治男女一切虚证”。现代药理学研究发现,人参的主要成分人参皂苷 Rg1 对成年雄性小鼠睾丸生精细胞具有保护作用,可改善小鼠的生殖损伤[17]。黄芪甘,微温,归脾、肺经,有补气升阳之效,《神农本草经》把黄芪列为“上品”。《名医别录》曰:“黄芪补丈夫虚损,五劳羸瘦。”现代研究表明,黄芪有促进男性睾丸间质细胞以及支持细胞增殖之效,可提升精子活力,增强血睾屏障的完整性[18]。黄芪为治疗男性不育症的常用之品,常用 15~30 g,可随患者病情灵活加减。白术苦甘,温,李东垣《内外伤辨惑论》言其可“去诸经中湿而理脾胃”,《医学启源》载其可“除湿益燥,和中益气”,《景岳全书·本草正》曰其可“益气和中,补阳生血,暖胃消谷,益津液,长肌肉,助精神。”脾喜燥恶湿,白术可除脾胃之湿,补气健脾,有补后天脾胃以养先天肾精之义,常用 10~15 g。以上三药相伍,共奏培土养元之用。

《脾胃论·饮食劳倦所伤始为热中论》曰:“脾胃气虚,则下流于肾,阴火得以乘其土位。”土虚则火乘之,故阴火内灼,脾胃升降失司,影响气机升发。本团

队常用配伍为柴胡－升麻－枳实，在补脾胃的基础上，升阳气，散阴火，恢复脾胃升降之能，使脾胃运化不滞。《脾胃论》记载柴胡可“引清气，行少阳之气上升”，少阳之气为甲木春升之气，其升提之用可使气机调畅。升麻可“引胃气上腾而复其本位，便是行春生之令”（《脾胃论》），其效与柴胡同理，两者合而用之，是为李东垣升阳之法常用配伍。考虑该配伍仅为升提之用，故用量上不得过而予之，各6 g即可。关于枳实，《本草纲目》中云其“大抵其功皆能利气”，表明枳实可通调气机。《药性赋》言其“泄腹中滞塞之气，推胃中隔宿之食”，故枳实可利脾胃之气。《日华子本草》记载枳实“健脾，开胃，调五藏，下气，止呕逆，消痰，治反胃”，故枳实有降气之用。此外，枳实为破气、降气之品，虚者当少用，恐伤其元气，故用6 g，不得过度。

3.3　持满御神需脑心同调

《素问·移精变气论》曰：“得神者昌，失神者亡”。神是调控人体生命的关键，神明不彰则会影响男性生育力。形为神之舍，气为神之主，故调神应基于全形与益气。在此基础上通过调神使五脏精气充沛，化生肾精以全形；使脾气健运，全身气机升降出入畅快通达。调神与全形、益气互为因果，相互影响。治疗上当脑心同调，使心神得安，脑神得清则神光圆满，方能持满御神。在用药上本团队常用安神之品为石菖蒲－贯叶金丝桃－珍珠母－远志。其中石菖蒲、贯叶金丝桃可安脑神。石菖蒲味辛、苦，辛能散，苦能泄，有开窍醒神益智之效，《神农本草经》言其可“开心孔，补五脏，通九窍，明耳目，出音声”，用量为6 g。贯叶金丝桃有疏肝解郁之效，研究表明其治疗抑郁症有效、安全[19]。在机制方面发现贯叶金丝桃中的金丝桃素、贯叶金丝桃素、黄酮类物质均有抗抑郁作用[20]。其常用3 g，量虽少而效可堪。安心神之品为珍珠母、远志，珍珠母质重，味咸性寒，归心、肝二经，有重镇安神之效，《饮片新参》言其可“安神魂，定惊痫”，其用量自15 g起用，随患者病情调整用量，最多可至30 g。远志味苦辛，性温，归心、肾、肺经，有安神益智之效，可交通心肾，治疗失眠多梦、健忘惊悸、神志恍惚之症，用量为10 g。

针灸在调神方面其效更速。本团队调脑神之主穴为神庭－百会－四神聪，乃局部取穴之法。神庭乃脑神之舍，平刺0.5～1 cm，有镇静安神，醒脑开窍之效；百会与神庭同为督脉与巅顶之穴位，百会为百脉交汇之所，联系全身，平刺可醒脑开窍，与四神聪相伍，清脑安神。安心神之主穴为内关－神门－四关。内关与阴维脉相通，安神宁心；神门为气血开阖之门户，可使气血流转，有调血宁心，安神助眠之效，二者部位均在前臂，两者相伍可调心神。《针灸大成》中记载四关“四穴，即两合谷、两太冲穴是也。”四关穴均在足部，合谷主气，太冲调血，气血并调，濡养心脑，以畅达神明，刺之以泻法，故开四关，使全身气血实现动态平衡。

此外，对于男性不育症的患者而言，持满更是御神之关键。《素问·汤液醪醴论》载：“嗜欲无穷，而忧患不止，精气弛坏，营泣卫除。”欲望过度则精少气伤。朱丹溪《格致余论》言：“心动则相火亦动，动则精自走。”心有欲望，相火妄动则肾精下流。因此，在男性不育症的治疗之中，当嘱患者切勿房事过频，以身体舒适为度。《青囊秘录》曰：“善医者先医其心，而后医其身，其次则医其病。”在男性不育症的治疗中，医者需要与患者积极沟通，解释病情，帮助患者树立愈疾之信心，同时，了解患者情绪状态，结合心理量表对患者的身心状态进行全面评估，予以适当心理疏导。

4　结语

男性不育症的发病与“形、气、神”三要素的失调密切相关，三者之间相互影响的动态过程促进了男性不育症的发展与演变。从补肾、健脾、调神三方面切入，分别为男性不育症“形气神”之间的平衡提供了指导。补肾填精以全形的思路贯穿疾病治疗始终，适时健脾益气使形气相生，若见情志异常则针药并用，及时调神。目前，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基于“生物－医学－社会－心理”的诊疗模式可为男性不育症的防治开拓新思路，而“形气神”一体同调理论与该模式相应，更是中医整体观念在男性不育症中的具体体现，为男性不育症的诊疗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治疗方向。

参考文献：

[1] 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男科分会. 男性不育症中西医结合多学科诊疗指南（2023版）[J]. 中国男科学杂志，2023，37（2）：13－19.

[2] AGARWAL A，BASKARAN S，PAREKH N，et al. Male infertility[J]. Lancet，2021，397（10271）：319－333.

[3] 刘锋. 基于形气神三位一体生命观对形气神降糖导引法的功法效应及其机理研究[D]. 南昌：江西中医药大学，2022.

[4] 房立岩，王艳，林有为，等. 从“形气神”角度探析《黄帝内经》体质的构成[J]. 中华中医药杂志，2023，38（6）：2944－2946.

[5] 李大娟，赵金远，杜敏. “两神相搏，合而成形”孕育理论的探析[J]. 中医临床研究，2016，8（19）：59－61.

[6] 樊千，张星，薛建国，等. 从“阳化气、阴成形”探讨男性不育的中医辨治[J]. 现代中医临床，2022，29（6）：36－39.

[7] 吴春燕. 运动疲劳对小鼠海马GDNF、GFRα－1mRNA和蛋白表达的影响及益气养血补肾方的调节作用[D]. 济南：山东中医药大学，2010.

[8] 李国菁，冯兴中. 论“百病生于气也”及其对临床的指导意义[J]. 中华中医药杂志，2013，28（12）：3479－3482.

[9] 徐新宇，叶有骏，刘磊，等. 中虚精变理论之“中虚致实”观内涵及对男性不育症诊治的启示[J]. 中医药信息，2023，40（1）：61－67.

[10] 王浩,张继伟,郭俊,等. 基于“脑 - 心 - 肾 - 精室”轴探讨男科疾病的诊治思路[J]. 环球中医药,2021,14(11):2006 - 2009.
[11] 韩沂晓,杨思宇,张莹,等. 孙申田基于“心身医学”视角针灸治疗郁证经验撷菁[J]. 中国针灸,2023,43(4):395 - 400.
[12] JUREWICZ J, HANKE W, SOBALA W, et al. The effect of stress on the semen quality[J]. Med Pr,2010,61(6):607 - 613.
[13] NARGUND V. Effects of psychological stress on male fertility[J]. Nat Rev Urol,2015,12(7):373 - 382.
[14] 金虹. 男性不育患者精神因素对男性精液质量影响的临床分析[J]. 医药论坛杂志,2013,34(5):65 - 66.
[15] 朱新全,苏迎春,李辉洁,等. 影响不孕不育患者的精神因素及相关心理干预探讨[J].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2020,47(2):355 - 357,407.
[16] 刘丹,白雪,汤轶波,等. 枸杞子治疗男性不育症的作用机制研究进展[J]. 环球中医药,2021,14(6):1166 - 1171.
[17] 张明哲,姚观平,刁英,等. 人参皂苷 Rg1 对环磷酰胺致成年雄性小鼠睾丸生精细胞凋亡的保护作用[J]. 中华中医药学刊,2021,39(4):45 - 48,270 - 271.
[18] 徐磊,李利超,李兰兰,等. 黄芪治疗男性不育症的作用机制研究[J]. 辽宁中医杂志,2022,49(11):207 - 211.
[19] 时等,刘妍如,杨建云,等. 贯叶连翘治疗脑卒中后抑郁对照研究的 Meta 分析[J]. 时珍国医国药,2012,23(9):2133 - 2136.
[20] 陈沫,王蕾,王翻红,等. 贯叶金丝桃及其活性成分的抗抑郁作用机制研究进展[J]. 实用药物与临床,2025,28(3):235 - 240.

Treatment of Male Infertility Based on the “Shape, Qi, and Spirit” Simultaneous Regulation Theory

GUO Jun, YAN Bin, LIU Shengjing, ZHAO Ming, WANG Fu, GUO Jun
(*Xiyuan Hospital,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100091, *China*)

Abstract The theory of simultaneous regulation of “Shape, Qi, and Spirit” reflects the holistic concept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This concept guides physicians to approach diseas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from three aspects: the body constitution (Shape), Qi transformation, and the spirit mechanism (Spirit). The pathogenesis of male infertility often involves an imbalance of these three aspects. The imbalance of “Shape, Qi, and Spirit” in male infertility patients is closely related to “insufficient kidney essence,” “poor spleen Qi transformation,” and “impaired brain - heart spirit.” Therefore, the treatment of male infertility should focus on the kidney, spleen, brain, and heart to achieve a simultaneous regulation of “Shape, Qi, and Spirit.” The treatment should include herbal formulations to “tonify the kidney and replenish essence,” with a balance of both Yin and Yang. Commonly used combinations include Rehmannia, Cornus, and Cinnamon. The tonifying herbs should also include draining herbs, with herbs like Goji berries, Schisandra, and Plantago. For strengthening the spleen and replenishing Qi, combinations such as Ginseng, Astragalus, and Atractylodes are often used to balance Qi movement. Additionally, Starwort Root, Cimifuga, and Immature Bitter Orange are added to regulate Qi. “Simultaneous adjustment of the brain and heart” is essential, and both acupuncture and herbal medicine are applied. Herbal medicine such as Acorus, Hypericum, Pearl, and Polygala is used to calm the spirit. Acupuncture points such as Shen Ting (GV24), Bai Hui (GV20), and Si Shen Chong (EX - HN1) are chosen to regulate the brain, while Nei Guan (PC6), Shen Men (HT7), and Si Guan are used to calm the heart. The patient's mental and emotional state should also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diagnostic and therapeutic approach based on the “Shape, Qi, and Spirit” simultaneous regulation theory for treating male infertility, aiming to provide new insights for the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of male reproductive health.

Key words Shape, Qi, Spirit; Male infertility; Holistic concept; Reproductive health; Acupuncture and herbal medicine combination